

男孩

女孩

榕花满校园

罗英 主编

海天出版社

校

榕花满校园

纷纷的雪花
在我的眼前飞洒
你现在还记得我吗
我同桌的她
那天也是在飞洒着雪花
我把课本突然塞给你
有一张纸条在课本里夹
可是它却掉在了同学们脚下
于是有一种风言风语
分开了我和同桌的她
时光匆匆
虽然我现在不再看到雪花
可是我总是想起我同桌的她
那时我们并不懂什么叫爱情
那张纸条只不过是问问你
看到雪花
你是否能写出一篇美丽的童话

.....

——李鸿笙《我同桌的她》

罗英
主编

海天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榕花满校园 / 罗英主编. -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1999. 8
重印

(男孩女孩丛书)

ISBN 7-80615-976-2

I. 榕… II. 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5715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hp.com>

策 划: 赵同敏 责任编辑: 王 蕾

封面设计: 王晓珊 责任技编: 陈 炯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 3 次印刷

开本: 850mm × 1168mm 1 / 32 印张: 8.75

字数: 200 千 印数: 20001 - 30000 册

定价: 13.8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.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.

目 录

第一辑 永远年轻的苦楝树

2	/轻轻地告诉你	曹 蕾
8	• /永远年轻的苦楝树	李阳泉
15	/心系雨滴	何夕
20	/梦中的篮球场	房文静
26	/秋雨不再濛濛	何腾江
31	/纪念	肖 憧
35	/最后一场流星雨	董琳
38	/傻女	未名
40	/童话,被扔在了冷风里……	张玉庭
44	/粉红色的故事	张描

第二辑 花季之恋

48	/一颗少年的心	何勇
55	/飘逝的琴声	骆秋节
61	/花季之恋	鲁伟
64	/青青的涩果	王仁博
67	/春天的心	廖雪林
71	/自找麻烦	韩辉光
75	/远山远水远方情	侯琬宜
78	• /书签式贺卡	韩辉光

84	/真情风云	向荣
87	/如水的心境	汪崇福

第三辑 有个男生罗西多

92	/有个男生罗西多	侯琬宜
99	/小树林的神	赵振华
102	/与“鼠”同行	沈习武
105	/弟弟的眼睛	林希
111	/亲戚	安武林
115	/我的同桌刘天	侯琬宜
120	/难忘挚友情	沈莹
122	/选择	邵丽萍
124	/鸽子	廖雪林

第四辑 我们的四季

132	/思乡雨	罗英
134	/我们的四季	肖显志
139	/身影	王芳
141	/乡恋絮语	罗英
143	/雪	沈龙莹
145	/走过雨季	袁伟军
147	/一样的雪天	文鹰
148	/你	张丹
151	/雨季·虹桥	杨燕
154	/乡思,这只叶船	思路人
156	/鸟	范先慧
157	/最美的风景	何乃华

第五辑 榕花满校园

160	/雨中的记忆	未名
167	/紫丁香盛开的季节	宋阳阳
171	/飞过蓝天	刘阳
176	/“张学友”的故事	祁娟
179	/红茉莉	黄莹莹
186	/等待见面那一天	王芳
188	/青春童话	向荣
192	/诱惑	高笋
196	/榕花满校园	元申

第六辑 青春痘

200	/刘刘	王莹
207	/星星	崔静
212	/一枚发卡	沈习武
215	/青春痘	黄宁
217	/留住真情	侯烨哲
220	/高中学习片断	程颖
223	/那段时间她当了回差生	沈习武
229	/追追	魏姣
235	/同桌的你	黄春华

第七辑 男孩海·女孩路

242	/梦里,我又见到了你	林玲
244	/墙洞	佚名
249	/噢,女孩	沈君陵

251	/男孩海·女孩路	舒均
254	/雪的样子	未名
261	/你在天国还好吗	吴焱
264	/星夜的故事	邵丽萍
267	/无后门	罗芳
270	/男孩·女孩	韩辉光

第一辑 永远年轻的苦楝树

我的心就像是这棵树的叶子

馨香悠悠

朴素无华

你是否对此有一点感动

——《永远年轻的苦楝树》李阳泉

轻轻地告诉你

她太理想化了，一切在她看来都是五彩缤纷的。不，不对，因为她的世界没有颜色，也不知道什么是红色。别人告诉她火是红的，那么她就知道，红色是温暖、热烈；又有人告诉她，雪是白色的，她又知道，白色是冷的、静的。对她来说，惟一最真实的是黑色，从还未记事时的那场病以后，那便是她仅拥有的色彩，让她刻骨铭心，那是恐惧，是内心一刻未停止过的颤栗。

即便这样，即便在她的世界里没有阳光，没有色彩，没有激情，即便命运待她不公，她仍然面带笑容地感受着这一切，用手触摸着，用鼻子闻着，用耳朵听着。她知道花瓣是带小绒毛的，有香气的；钟是嘀哒嘀哒永远不停的。甚至说她可以摸到阳光，当她伸出手，指尖在太阳光线上跳舞，很暖的感觉，那就是阳光。她喜欢的事情是弹钢琴，富裕的家庭，倍加疼爱她的父母，使她从小能得到一般孩子得不到的东西。老师说她有灵性，可能因为眼睛的缘故，她的其他器官特别灵敏，她喜欢弹琴，那让她感觉自己像个正常人，甚至比其他正常的孩子更好。她在一所残废人学校上学，她并不与同学过多地交往，所以同学们总感觉她的存在虚幻多于真实，那么遥不可及，就像一个公主，呆在她自己的象牙塔里。

命运真是有意思，让人想起断臂的维纳斯，它让一个残疾的女孩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一个健康的男孩生活在一个不幸

的家庭,究竟谁更不幸呢?

他与她的家只有一墙之隔,墙这边的他很苦,父母离异后,他被推给了极不情愿的母亲。感情这种东西虽然捉摸不定,但有时也需要礼尚往来,母亲的冰冷换来的自然是平静的冷漠。他们之间早已畸变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,她给他交学费,他给她做饭,做家务。更让他痛苦的并不是这些,那是一个永远让他抬不起头的原因——母亲是一个……含蓄些吧,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。对他的母亲,有人同情,有人劝说,更多的则是轻蔑和雨点般的指责,这都把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,把他的尊严抽打得体无完肤。对这个母亲,他只有恨,偶尔涌上心头的一丝怜悯、一丝温情,他都绝不允许。在学校,他也很孤僻,大家都不太喜欢他,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他一直相信人是孤独的,这孤独从人的出生到死亡一直陪伴每一个人,无论父母,无论朋友,都是不可靠的,可信任的只有自己。

小阁楼里的他和象牙塔里的她。她从不知道有个他,他也从不在意她。

有一天,或许天上有一位乌七八糟的神,闲着无聊,让他找出了早已不摸的口琴,让她刚好坐在钢琴前弹起了那首恰巧他也会吹的曲子。不知不觉中,她弹,他吹,和谐优美的音乐越过墙汇到一起。她太高兴了,更起劲地弹了起来,可是口琴声却突然停止了,只听阁楼的小窗户“呼”地一声关上了,这边的钢琴声接着也停了。怎么了?她很失望,无力地把手从钢琴上垂了下来。这边的他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,是喜悦?是愤怒?是惊奇?它们一股脑涌了出来。他想,以后绝不能再开这扇窗户。

过了许久,他们都把这件事淡忘了,这边的窗户又开了,那边的琴又响了。

他小心翼翼地绝不在她弹琴时吹口琴,可是,他却开始很留

意那边弹钢琴的人,那是个什么人呢?年轻?年老?大学生?音乐家?他开始不仅仅是留意,而且注意、在意那扇窗户后面的一切,她弹了什么样的曲子,通过曲调的节奏,他可以知道她的心情怎样。他知道她喜欢《蓝色多瑙河》,如果一连几天没有钢琴声,他会烦躁,会莫名地不知所措,这种感觉更让他不安。

楼前有一个小花园,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堂,是老人们追忆往昔的角落。本来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,可由于几天来的烦闷,他走进了这早已被遗忘的小天地。好安静!偶尔传来孩子们顽皮的叫声,老人们下棋胜利后的笑声,也感觉那么温馨,不觉要笑自己的愚钝,以前为什么没注意到这里的好处,再加上这优美的琴声!琴声?那声音又响起来了,仍然是那曲《蓝色多瑙河》,如水的琴声,再加上那绝妙的意境,夜晚的风夹着草和树的那种天然的香味,仰望天空,似乎自己面对的是一条河,那闪着银光的便是粼粼的波光……曲子停了,骄傲的月亮挂得那么远,那扇窗子后面走来一个人影,摸索着在拉窗帘。老人们发出一阵慨叹:“老天爷不会造完人,这么好的姑娘,可惜是个盲人……”

他死水一般的心,似被她掀起了波澜,原以为自己是悲哀的凝结,原来……驿动的心,再也无法平静。

渐渐的,他知道每天她都会由爸爸送到楼下,独自呆上一会儿,他鼓励自己去认识她,和她说话。一天,两天,过了许多天。每天,他的心从她下楼便开始剧烈跳动。他周而复始地站起,迟疑,终于又坐下。她会静静地聆听,每当她循声望来,他会紧张地把窗户关上,尽管他知道她看不到。

有时,他会坐在楼下吹口琴,玩耍的孩子们也会围过来听。

“你吹得真好!”不知何时,一个声音传过来,是她?他们像两个熟悉的老友,片刻后的沉默,他对她的赞赏报以回答:

“谢谢。”

“你倒是很特别。”

“怎么?”

“不做作。”

是啊,他心想,何止是不做作,生活让我变得太现实。

“你不爱说话。”

“我还不认识你。”

她调皮地“噢”了一声:

“没想到你还是个‘大家闺秀’。”

他并不答话。她又一本正经地说:“怎么说不认识?”他的脸一下子又烧了起来,怎么能说不认识?他早已从人们的口中知道了她的一切,他敬佩她,他赞赏她,他仰慕她,他……想认识她,不得不承认,他生平第一次以一种如此独特的眼光看待一个女孩子,他真怕她看到他狼狈的样子,尽管他知道她看不到,可是,他觉得她有一双眼睛,一双心灵的眼睛,在这双眼睛的面前,自己暴露无遗。

第一次见面,就这样很平淡,彼此都心存遗憾。他抱怨自己,什么不做作,简直是虚伪,既然想认识她,干嘛和她说话的样子像个不通情理的老古董。可马上,他又冷却了下来,只是一个不相干的人,何必这么在意,再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,又能怎么样呢?

被冰冻的东西总会被融化,更何况是一颗曾经这般火热的人心。

以后,他们便经常在公园见面了,所说的也无非是一些无关痛痒的,寒暄式的话题。

一天,他在妈妈回家的时候还没有做好饭,积在心底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。大吵一架后,心情坏到极限的他走出了家门,来到公园里。他觉得星星在眨着眼嘲笑他,连时有时无的风也在

欺侮他。

“心情不好？”一句话像严冬里的一堆篝火，让人觉得温暖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们吵架的声音很大。”

他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撞击。

“吵架怎么了，你们家很幸福，不吵架是吗？我家当然没有那么好了！”她的沉默更激怒了他，“告诉你，以后别再和我说话，我爸、妈离婚，爸爸不要我，妈妈是个一文不值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终于没有说下去。

“我是个没人要的，被遗弃被指责被唾骂的人，知道了这些，你还要和我这种人来往吗？”一口气说完，他无力地坐了下去。

她依然那么平静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这些我都知道。”他怔住了，发疯似的狂奔着跑出了公园。这天晚上，他一夜没有回家，他没有生气，他觉得自己和她相比是那么卑琐，那么渺小，那么可笑。他惭愧、内疚，他甚至觉得自己卑鄙，伤害一个这样的女孩子……

回到家，已是早晨，极度灰心的他坐在家里，对自己的失望，对家庭的绝望，乃至对整个人生的悲观态度，让他一蹶不振。在那几天里，墙那边的窗户里不断响起激昂的琴声，他明白。

可那更让他不敢面对宽容的她。

终于，有一天，她敲开了他的家门，两个人隔着门槛对视着，那是心与心的对视，这次是他先开口：“那天……对不起。”她并不理会他的道歉。“你准备一直这样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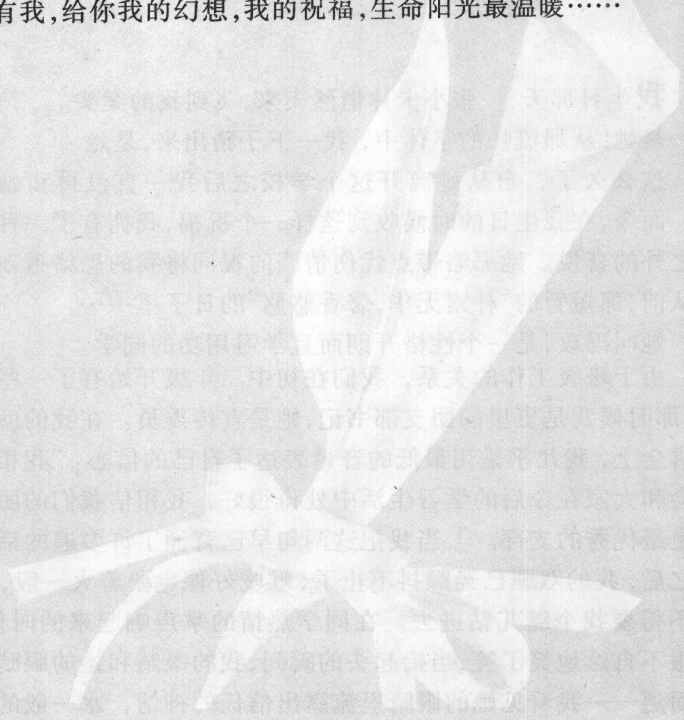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天，是他人生的转折。

过了几个月，那最酷热的日子过去了，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中，他被一所医科大学录取了。

在他走的前夜，两个人又在公园相遇，彼此有太多的无奈，

太多的苦辣酸甜,此刻却都变成了无言,天空无言,花草无言,那曾经促膝坐过的石凳更是无言。他吹起了口琴,和着琴声,她柔美的声音轻轻地在夜风中飘了起来:

“……让我轻轻地告诉你,天上的星星在等待,分享你的寂寞,你的欢乐,还有什么不能说,让我慢慢地靠近你,伸出双手你还有我,给你我的幻想,我的祝福,生命阳光最温暖……”



永远年轻的苦楝树

我生日那天，一张小卡片悄然飞来，飞到我的案头。

是她！从那流畅的字体中，我一下子猜出来，是她。

这么久了，自从她离开这个学校之后我一直没再和她联系。而今，在我生日的时候收到这样一个祝福，我拥有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喜悦。她那略带点忧伤情调的祝词将我的思绪重新带回从前，那短暂的“朴素无华，馨香悠悠”的日子里……

她叫冯玫，是一个性格开朗而且学习用功的同学。

由于班级工作的关系，我们在初中二年级开始有了一些交往，那时候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，她是宣传委员。在我的就职演讲会上，我几乎是用最低的音量表达了自己的信心：“我相信我会和大家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处得很好，我相信我们的团支部是最优秀的支部。”当我把这两句早已背诵了许多遍的话说完之后，我的双腿已经颤抖不止了，喉咙好像也要着火一般，我恨不得要找个缝儿钻进去。在同学热情的掌声响起来的时候，我很不自然地笑了笑，当抬起头的瞬间，我的眼睛和她的眼睛不期而遇——我看见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信任的神情，水一般的明澈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她的眼睛。人们说：“眼睛是人的心灵窗口”，在冯玫的眼睛里，我开始了一次没有人知道的幻想，我想象着她的心灵也像她的眼睛一样明澈，一样动人。

后来,有了很多的机会可以和她在一起。她很有美术天才,对色彩的把握可以看出她出色的想像力,班级的团讯是以小报纸的形式出现的,一张8开的白纸,上面要承载许多的内容。在班里,我是大家公认的小书法家,书写的工作自然落到了我的头上,我也乐得为班级出力,每次我抄写完之后,总是要给冯玫留出足够的空间配插图。充满想像力的她总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设计出非常漂亮的图案来。我们的小报多次以“图文并茂”名列全校首位,这是我们共同引以为豪的。

她在美术方面的造诣是我们年级最好的,可是她并不满足于同学们的夸奖,而是把美术当成了一项事业来完成。

有一天下午放学之后,我正想回家的时候,她很神秘地在教室找到我,冲我做了一个手势,示意我和她一起出去,我迟疑了一下,很快就和她出去了。我们在校园里走的时候,保持了相当一段距离,直到来到了接近教师宿舍的地方才停下来。我们几乎同时感到了一丝轻松,相视一笑。

“有什么事吗?”我问她。

“我……我有个请求,不知你能不能答应?”她说话时显得很谨慎,明澈的大眼睛里满是渴盼的神气。

“有什么事?尽管说呗!”我一副大将的风度。

“我学美术已经好几年了,可是妈妈说我的水平太低,对我十分不满意。后来我问了美术馆的老师,他们说,只是比着书上的画是不会有出息的,要我找人做模特,通过画真人,学会更多的实际技巧。”

“于是,你想要我当你的绘画模特?”

“因为通过很长时间的接触之后,我发现你是个很好说话的人,于是才试着向你提出这个请求,不知你能不能答应。”

“小事一桩。”我对于这件事情并没有多想,我觉得这是我

应该做的事情。

我的爽快得到了她的赞赏，在她的近乎轻描淡写的称赞词里，我感到了一丝信任，这是我很少体验到的。

她第一次画我的时候要我摆了一副非常不好做的姿势。盘着腿，一条胳膊压在腿上，掐着腰，呈罗丹雕塑“思想者”状。这应该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了，我奇怪为什么她会选择这样一个姿势让我来完成。直到她开始画我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近乎壮举的决定并没有白下——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她的脸，而且可以毫不害羞地一直看下去。

她的神情十分专注，一会儿抬起头来看看我，一会儿又低下头很认真地用笔画着。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笑意，这让我在感到紧张之余有一种满足感，我体味到她沉浸在艺术之中的快乐，以及在这种体味之外的独特的感觉。这让我的脸迅速变红了，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看过一个女孩子，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想法，可是，今天，我怎么了？

她画了足有 30 分钟。当我起来时，我觉得自己的腿已经麻了。可是，我依然在她问到的时候说：“没有关系，小事一桩。”

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担任她的绘画模特。在她画我的时候，我常常进入艺术的境界，和她一起尽情地徜徉。每次都能得到她的感谢，她的感谢依然显得很轻淡和随意，她不像是在表达谢意，而是在说一句很普通的话。我把这理解为艺术的个性。

正当我们愉快地进行着这种艺术配合的时候，一件不愉快的事从天而降。

一天，她画完画之后，天已经快黑了，看了看表，已经 7 点了。我们像往常一样，一起走过校园。

“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吗？”她突然问我，让我无言以答。